

目前想不到

阿史：四十三歲左右。

父親：三十七歲。

母親：六十六歲。

男子：總編、小馬、車掌。

女子：妻子、女兒、護士。

(場景：阿史的大腦裡，照片和影像充滿整個空間)

第一場

妻子 我都幫你收好了，衣服在這個箱子裡、書、還有一些雜物，沙發你要嗎？

阿史 現在不要說這個好不好？

妻子 我明天叫搬家的來搬。

阿史 這是我家！我買的！我出的錢！

妻子 房子在我名下。

阿史 妳那什麼意思。

妻子 把我家的鑰匙還我。

阿史 鑰匙也是我打的，我出的錢。妞妞怎麼辦？妳有想過她嗎？

妻子 妳不要拿女兒來當擋箭牌。

阿史 我都計畫好了，等妞妞暑假的時候，我就帶妳們去旅行，我計畫好了。

妻子 我們的問題不是去哪裡玩個幾天就可以解決的。

阿史 我們—我們可以努力啊，問題來了就—解決。解決它嘛。妳每次都因為自己的情緒然後把事情放大，搞得全世界都對不起妳一樣。冷靜下來的時候才發現，原來導火線不過就是一些小事，是不是每次都是這樣？而且我現在頭好痛，不知道哪個天才，做出一隻超大的黃色小鴨，搞得全部的人都瘋掉，上面的人說要跟這條線就派我去採訪，我到了現場才知道，原來一隻鴨子可以有這麼大的號召力。妳知道怎樣嗎？我採訪到一半的時候忽然，砰的一聲！鴨子爆了，大家呆了我現在就可以跟妳說明天的頭條「小鴨到國民黨縣市就爆炸！」結尾還是驚嘆號。噢，天啊，我頭好痛，妳把普拿疼收到哪了？

妻子 這就是你今天掛我電話的原因？

阿史 什麼？

妻子 你掛我電話。

阿史 呃…… 有嗎？

妻子 我決定了，我們要移民。

阿史 妳在跟我開玩笑？我怎麼可能？

妻子 我跟女兒。

(頓)

阿史 房子呢？

妻子 送你。

阿史 本來就是我的！我出錢買的！

妻子 還你。

阿史 對不起，不要鬧了。妳在鬧對不對？

妻子 你感覺不出來我很認真？
阿史 ……呃。
妻子 你去死吧。
阿史 我有沒有說過妳生氣的樣子很性感。
妻子 真的，請你，去死。
阿史 幹嘛？我只是不想再吵下去，這妳也不懂？
妻子 我想得很美，以為我們都吵了這麼多次，沒有一次離的成，那就好好的談，結果呢？我打電話給你，我開頭只說：「我們」你就把電話掛了。
阿史 我在工作。
妻子 我媽出殯那天你也在—怎麼回事？那天又有什麼「重大新聞」？
阿史 這麼久的事我怎麼會記得？
妻子 才上個禮拜。
阿史 妳記得昨天有什麼新聞嗎？
妻子 妞妞出生那天——
阿史 妳就是不肯放過我。
妻子 我跟你說我羊水破了，你居然叫我先不要吵。
阿史 那時候我在講電話。
妻子 哈！多麼正當的理由。
阿史 上面的人打來，我得工作，不然我們怎麼生活？柏拉圖式的生活？天啊，你可不可以回到現實裡。
妻子 我在生產房叫到嗓子都啞了，你人在哪？在動物園幫一隻剛出生的熊貓寶寶拍照。
阿史 正確的來說牠叫貓熊。
妻子 隨便！我管牠是貓還是熊，總之我—我沒有辦法—不能了—有這麼多的日子都沒有你，所有的事—所有，都是我一個人。我們甚至不做愛了。
阿史 我們上禮拜明明才——
妻子 那叫性交！
阿史 妳一點寬容都不給我，對我越來越苛刻—越來越——
男子 手機聲響。(略停)手機聲持續著。

(手機聲響)

(阿史接起電話)

阿史 喂—是—在哪裡？好—我現在——好。(略停) 有個倒楣鬼被火車撞死了。
妻子 你有多久沒去看你媽了？
男子 兩人對望，沉默。

第二場

- 女子** 他接起電話，以手刀之姿飛奔到現場，拿起攝影機，如同二十年來的每一天，爲了每一個話題十足的畫面。
- 男子** 一個可以月領十一萬的畫面。
- 阿史** 你們誰啊？
- 男子** 人有兩個海馬體，分別位於左右腦。它是組成大腦邊緣系統的一部分，擔當著關於記憶以及空間定位的作用。
- 阿史** So？
- 女子** 我負責儲存你的記憶。
- 男子** 我負責殺死你的記憶。
- 女子** 我們是你的海馬體。
- 男子** 我們就是你。
- 阿史** 不好笑。
- 男子** 我不跟自己開玩笑。
- 女子** 掌嘴。

(阿史不受控制地打了自己嘴巴)

- 阿史** 我——
- 男子** 掌嘴。
- 阿史** 夠了沒有？
- 女子** 掌嘴。
- 阿史** 好了！不要再打自己了！
- 女子** 這裡是我們的大腦。
- 男子** 你站的這個地方叫顳額葉。
- 女子** 記憶和語言的集散地。
- 男子** 你的這裡壞掉了。
- 阿史** 壞掉了！？
- 女子** 壞掉了——
- 男子** 壞掉了。
- 阿史** 你們可以不用重複。
- 女子** 你躺在手術台上，醫生正在剖開你的腦袋。
- 男子** 一個好消息和壞消息。
- 女子** 壞消息是你醒來後，講話會像、像、像、像這樣。
- 男子** 好消息是你會忘記「正常說話」是什麼樣子。
- 阿史** 什麼意思？這又是什麼意思。

女子 你會失憶。
阿史 真是振奮人心啊！
女子 掌嘴。

(場上投影出阿史這輩子印象深刻的畫面，畫面不斷更換，象徵記憶的混亂與回溯)

男子 屌你啊仆街！成個報社係到等你張相！
女子 你不是說要幫妞妞過生日，結果你人呢？
男子 史哥，整個報社都在等你的照片。
女子 不要推！你不要推！
男子 你拍什麼東西！幹你娘！跟你說你不要拍了你在拍什麼東西！
女子 巴巴，你又騙我。

(漸漸地出現了許多新聞照片)

女子 匪打店長搶超商，店員裝孬當內應。
男子 國三女躑家嘗禁果，家長怒告男友性侵。
女子 每周與 3 男嘿咻！20 歲女大生當選「最淫蕩學生」冠軍。
男子 LINE 詐騙訊息，你不能相信的 10 句話。
女子 貨車司機遭鐵管刺頭、偵辦警察送命。一根鐵管，兩樁意外。

(一束燈光打在父親身上，他拿著報紙)

父親 你做的？

(另一束燈光打在母親身上，她拿著酒瓶)

母親 丟人，真丟人。
父親 這些暴力和不堪的新聞都是你的傑作？
阿史 這是我的工作。
母親 你講的都對，我哪有能力反駁你，你做什麼的？狗仔隊，畜生啊，沒人性的。
阿史 我說過多少次，記者不是狗仔隊。
母親 狗仔隊。
阿史 記者。
母親 我會好好記著。

(頓)

阿史 你們可以尊重我的決定嗎？

父親 你可以找一個正當的職業，去銀行，去當快遞，甚至當一個藝術家我都會比較寬心。

阿史 我的工作哪裡不正當？

父親 把整個社會弄得烏煙瘴氣的職業算是正當職業嗎？你還記不記得你自己是誰？

阿史 當然！我記得我——我——

男子 史建銘。

女子 史健偉。

男子 史健成。

女子 史健人。

男子 史建章。

阿史 史誠彬！我叫史誠彬！

女子 好的！現在我們看到——

男子 史。

女子 誠。

男子 彬。的顛額葉破了一小個洞。

女子 記憶彷彿血液般流了出來。

男子 這個畫面是他六歲那年。

(場上投影出車禍的照片)

男子 家裡巷子口出了非常嚴重的車禍。

女子 他的母親叫他乖乖待在家裡，不准跑出去。

阿史 我內心有一種必須要「看」見的慾望在呼喚我。

男子 去看吧～ 去吧～ 快去看吧～

阿史 差不多是這樣。

女子 他跑到巷子口一看，好多人圍在那裡。

男子 有個人躺在馬路上。這是他這輩子第一次看到腦漿。

女子 他偶爾會想起這件事，這或許就是他的宿命，想跑出去「看」的這個慾望促使他成爲一個記者。

阿史 活著不就得看嗎？人就是因爲看到，才會記得。

母親 啊瞎子怎麼辦？

阿史 我不想討論這個問題。

女子 史誠彬這個人的根本叫忠誠，對於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決定，既然選了，就得負責到底。像是，選了一個工作，忠誠到底。

男子 選了一個手機鈴聲，忠誠到底。
女子 他以為這種忠誠就是一種道德。
男子 電話聲響。
女子 接電話。
男子 電話聲響。
女子 接電話。
男子 電話聲響。
女子 接電話。
男子 這就是他的生活，像是一台機器什麼的。
女子 我們幾乎可以說他就是機器。
男子 微波爐。
女子 雨刷。
男子 捷運。
女子 史。
男子 誠。
女子 彬。
男子 你想反駁什麼？
女子 你想反駁什麼？
阿史 我完全接受，你們說的對，真對。有天我看到一個人被車撞倒在馬路上，我看到，然後我走開，只要躺在那裡的人不是我，誰死了關我屁事。陳淑惠帶著妞妞移民到澳洲，只剩下我一個人，我四十三了，還能怎麼樣？現在多好？**(他深吸一口氣)**我要一坐下來，什麼事都不做，等記憶流光，重新開始，重獲新生。
母親 妞妞呢？
阿史 我不在意。
母親 我呢？
阿史 我不在意。
父親 不准用這種態度跟你媽媽說話。
阿史 我不在意。
母親 你的邏輯，有問題。
阿史 哈，我的邏輯有問題。
母親 你想拋開過去，重獲新生，你很在意，你感覺到被背叛，現在你想靠失憶這回事來背叛自己的背叛。我大學有上過幾堂邏輯學。
阿史 妳只有國中畢業，而且妳在酒店上班。
母親 我咬你喔。
父親 酒店！？哪一種酒店？
阿史 從我國小的時候就開始了。
父親 我怎麼都不知道？

阿史 呵，你不知道的事情多著。

父親 一個女人家怎麼可以跑到酒店，酒店他媽的是什麼地方？

母親 你人都死了，我還要經過你同意？怎麼經過你同意？牽亡魂還是觀落陰？

父親 死了！？我死了！？史誠彬！我是不是死了！？

阿史 我不在意。

父親 我他媽是什麼時候死的！

阿史 我不在意。

母親 這很難說。因為時間從來不是線性的，有可能今天，有可能四十年前。**(略停)** 你被卡車輾死。

父親 噢！天啊！**(略停)** 噢！天啊！**(略停)** 所有事情都太—太可怕了…… 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死了，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荒謬？難不成現在總統不姓蔣？

阿史 嘿啊。

父親 中華民國還在嗎？阿共仔有沒有打過來？

阿史 目前還沒。

父親 鄧麗君？

阿史 走了。

父親 走了！？該不會連戒嚴都沒了吧？

阿史 這我不確定。

父親 我的天啊！現在是個什麼樣的年代！？我到底在他媽的什麼年代！？

阿史 I don't give a shit。

第三場

母親 **(酒醉)** 你好，妳也好，我沒戴眼鏡看不到你們，我吵到你們了喔？對不起—搜旅搜旅。我兒子在睡覺，我們要小聲一點，他明天要上課，太大聲會吵到他，他會擺臭臉—罵人啊。妳們看我—我哪有喝酒醉，我兒子一直說我愛喝酒，我喝醉才不會這樣，超白痴的，我開車—就開車轉彎的時候，撞到電線桿，撞到啊，那叫什麼東西，空氣什麼—還是什麼—什麼安全裝置，白癡啊！安全氣囊啦，我車子輕輕碰到電線桿而已喔，它彈出來打到我的臉。痛死我了。前幾天哦—我—我就問他愛誰，他說他愛他爸，拜託！他根本沒看過他爸。他老爸愛賭—輸光光，真的輸光。我們店裡的小姐真的是—她們都爬帶爬帶的，笨啊，有一個叫小雨的—被打啊，哦！整天被打天，都在哭，還要賺錢給那男人花—講不聽，沒有用，講不聽，笨死了。

第四場

男子、女子 1970 年。
男子 下午三點四十三分三十一秒。
女子 阿史參加了一個游泳比賽。
男子 盛大的游泳比賽。
女子 有好幾萬名選手。
男子 選手就位，預備備。
女子 一聲槍響。

第五場

阿史 小馬，我上次託你辦的事情怎麼樣？
小馬 我朋友還在找。
阿史 他到底行不行？
小馬 他做徵信社有一段時間了，聽說口碑還不錯。
阿史 哪那麼多聽說？你當記者的人能用聽說來報新聞嗎？聽說今天會下雨，聽說今天股票大跌。
小馬 史哥，你只給了一個名字，其他的你什麼都不知道，沒有線索很難找欸。
阿史 我沒付錢啊？我有付錢欸。
小馬 這又不是錢的問題。
阿史 你以為你在跟誰說話？
小馬 史哥！抱歉！
阿史 等了這麼久都沒出現，你確定他在這家汽車旅館嗎？
小馬 聽說他在這裡。
阿史 還聽說！你他媽的還給我聽說！
小馬 不、不、不，他就在這裡，沒有聽說。
阿史 盯著門口。
小馬 是的，史哥。那老頭也太能幹了吧？我們都等了幾個小時了。
阿史 怎麼？你一累了？
小馬 不累，史哥，我不累。史哥，你聽聽這個，教育部長婚外情，小三竟是高中生，Slogan 我都想好了，怎麼樣？
阿史 馬馬虎虎。
小馬 會嗎？我覺得頗屌的。這絕對獨家，拍到的話，嘖嘖，獎金可觀啊。史哥，你說你做這行十幾年了，你怎麼撐下來的？
阿史 硬撐啊。
小馬 我才做三個月就要熬不下去了，根本沒自己的時間，一通電話打來就被 Call 走。還是到新聞台當主播比較好。

阿史 你外表不行。
小馬 會嗎？
阿史 你—很意外？
小馬 還—還好。
阿史 我要強調我不是外貌協會的，對吧？長得醜又不是你的錯。
小馬 是的，史哥。
阿史 主播的三大要素是什麼？長相、長相、長相。
小馬 我外表不優，但我滿腔熱血，我要改變這種糟糕的生態。
阿史 這是一個媚俗的世代，你懂我意思？尤其我們這一行，千萬不要有那種自以為是的正義感，以為自己能改變什麼鳥浞 B，這很單純，大家想看什麼，我們就給什麼。華視晚七的那個女主播被炒了，為什麼？年齡增長，收視下降，就是這麼簡單。
女子 手機訊息聲。鈴鈴鈴。
小馬 史哥，我朋友說那個人找到了。

(頓)

小馬 史哥。
阿史 怎樣？
小馬 人找到了。
阿史 我聽到了。
小馬 你不開心？
阿史 有嗎？
小馬 那個人到底是誰啊？蔡德昌。

第六場

父親 這裡！我在這裡，他是在叫我嗎？兒子、兒子，你要找我？可是一我不是…… 死了？
母親 你中風死的。
父親 妳不是說我被卡車——
母親 你溺水死的。
父親 什麼？
阿史 你沒有死。
母親 你死了。
阿史 他沒有。
父親 我他媽的到底有沒有死？

母親 不在我身邊就是死了。

阿史 你還活著。你還沒有死過。

父親 我—我活著！我還活著！

男子 舞台指示，父親快樂的跳了一支舞。

阿史 就算活著又怎麼樣？你什麼都不知道。半夜的時候我常常聽到她在廁所嘔吐的聲音，這就算了，最讓我受不了的是，一堆男的常常到家裡來，爲了要追她，四十年前她也算個妞。

父親 不要用「妞」這種字眼來稱呼你媽媽。

阿史 她把那些男人玩弄在股掌中，那群笨蛋爲了要得到她的好感，買了一堆東西給她，當然還有我，他們得討好我。

母親 你得承認，有幾個的確還不錯。

父親 妳當著我的面講這種話？

阿史 他們顯然都不夠好，其中一個男人的老婆，三不五時到家裡鬧，說她是狐狸精，說她破壞別人家庭。那時候我才國小吧？我每天祈禱有天醒來，我會看到你坐在我床邊，跟我說你搞定了一切，不用再擔心。

母親 噢—我沒有想到，全都變成我的錯，我在你的腦子裡只是一個瘋婆子—瘋子。

阿史 我很愛妳。

父親 那我呢？

母親 你愛我，噢，我這輩子從沒有聽你這麼說過。

阿史 妳不應該喝這麼多酒。

母親 我要賺錢，他留下太多債了。

父親 是我嗎？

阿史 那些債早就還光了，妳不是在工作，妳是在喝酒。

母親 喝酒就是我的工作。

父親 那個——

母親 每次我醉到一個點的時候，那些我一直不懂的問題就有了答案，但是那個答案在我酒醒的時候就消失了，所以我只好繼續喝啊。

阿史 這就叫酗酒！妳是用喝酒來報復自己。

母親 儼然是一個心理學家。

父親 那個我究竟欠了什麼債？

母親 我也不喜歡你的工作，我看到報紙就想撕掉。

父親 你們可以不要忽略我嗎？

阿史 我的工作礙到妳？

母親 老婆氣走了，女兒也沒了，沒有礙到我，沒有，怎麼會，就連我—你錯過太多了。你沒有忘記那個洋娃娃。

父親 什麼洋娃娃？

母親 她穿著小洋裝，身體好小小，躺在水溝裡好幾天，肉都爛掉了，大家都

以為她是洋娃娃，你拍下她的小臉，那是隔天早報的封面，你拿到了一筆獎金。你看到妞妞的時候，都會想到那張小臉，破破爛爛的小娃娃。你記得，你沒有忘。

父親 誰可以告訴我，我到底做了些什麼事？

阿史 你輸光所有的錢，人就不見了。

父親 我人到底跑去哪了？

阿史 不知道。

父親 我的人生是一團謎。

阿史 我從來沒見過你，我只能想像。

父親 我只是…… 想像。

(頓)

父親 也許我是一個演員？或是廚師什麼的，我有一個很真實的工作，很真實的生活，絕對不可能只是想像，是不是？史誠彬，你想一下，想一下我是個怎樣子的人？

阿史 目前想不到。

父親 你有沒有去找我？有沒有找到我？

阿史 我要失憶了。

父親 你想想，你好好想一想。

阿史 你不要逼我。

父親 我告訴你們，我發現我還滿會跳舞的，剛剛我的身體一聽到音樂，就很自然的開始—這樣—擺動—扭，你們知道嗎？也許我是一個舞者，我覺得我身上有這種天分，我想就算我不是舞者，也一定從事跟跳舞有關的事。

阿史 八家將？

父親 有可能！我跳的舞不限於舞台上，而是任何地方。說著說著我又想開始了。我原本以為我死了，沒想到我又活過來了。怎麼說來著？我的生死是交託在別人人口中，真是怪啊，我能怎麼辦？只好放鬆，只好回到人類最初的狀態，隨著大自然起舞，一切隨他吧—擺動—扭。

阿史 爸，你不要這樣，你這樣很難看。

父親 整個世界就是我的舞台。

母親 可惜沒有觀眾。

父親 你們啊，你們就是我最忠實的觀眾，我最愛的觀眾，我為你們跳舞。來吧！我們一家人來跳一支舞吧！

阿史 ……天啊。

男子 音樂響起。

父親 跟我扭！一起動！

母親 有酒嗎？我現在還不夠醉。

女子 舞台指示，跳舞。

(眾人舞蹈)

第七場

女子 2013 年的夜晚，凌晨 3 點 12 分。

男子 史誠彬剛結束工作，他在一間 7-11 等待他的國民便當。

女子 還有三分鐘。

男子 他看著玻璃窗外，開始下起毛毛雨，冬天，很冷。

女子 雨水滴落的時候他猶豫著。

男子 每一滴每一滴都讓他猶豫著。

女子 我要去找他？還是要回家？

男子 他看著玻璃窗外，一隻尾巴被剪掉的野狗，在翻路口的垃圾桶，這讓他想起自己跑過的一個新聞。

女子 野狗獸性大發，咬掉女童一塊肉。

男子 政府下令全面撲殺惡狗，一隻都不留。

女子 將近一百個人在動物收容所門口抗議，有的人甚至哭了。

男子 他當時心裡想著：哭么哦？一群白癡，野狗殺不完的啦。

女子 有沒有可能，那隻笨狗被人打怕了，所以學會了反擊？

男子 有沒有可能，是那個小孩先去捉弄牠？

女子 但是這又怎麼樣？

男子 報導一個壞蛋的死亡過程，比證明一個壞蛋的清白更精采。

女子 他心裡非常清楚。

男子 他的工作不是爲了證明誰的清白，而是要揭發他們的罪惡。

女子 而他一非常擅長這一點。

男子 他看著玻璃窗外，每一滴每一滴雨水，他猶豫著。

女子 找他，還是回家。

男子 漸漸地，他看不到那隻野狗，他看到了他自己，玻璃窗映照出他的臉。

女子 肥。

男子 胖。

女子 醜。

男子 他的頭髮已經花白了，眼睛四周出現一條條細細的皺紋，

女子 這些醜陋就是母親留在他身上的存在。

男子 他太像他母親了。

女子 爲什麼呢？

男子 他希望能像父親多一點，雖然從未見過他，但是在他的想像裡，他是一個

—怎麼說？好傢伙。

女子 他相信身上的醜陋，都是來自於母親的墓。

男子 雨水不斷落下，每一滴每一滴，都讓他猶豫著。

女子 我得出發，出發去找他。

男子 叮咚。

女子 先生，微波好囉。

男子 史誠彬走到了那隻沒有尾巴的狗的面前，丟了一塊肉給牠。

女子 狗聞聞那塊肉。

男子 吃吧吃吧，這便當有很多味精，多吃一點才會腎衰竭，下輩子投胎如果還是狗，那麼記得要有品種。

女子 狗看著史誠彬。

男子 不要裝無辜，我可不會養你。

女子 狗說：「你好，我叫狗，謝謝你的肉」

男子 史誠彬說：「叫什麼叫？便當只有一塊肉，沒了。」

女子 「我沒有尾巴，不然我會搖幾下，讓你知道我快樂」狗說。

男子 狗又吠了幾聲。

第八場

護士 邱爺爺！不要在那裡尿尿！那裡不是廁所！跟你說過多少次尿尿的時候要在哪裡？阿美！

阿史 ……不好意思。

護士 等我一下。阿美！快點帶他到廁所！邱老又要尿了，快帶他到廁所！院裡每個地方都被他尿遍了。你有什麼事？

阿史 請問史桂芳住在哪一間房？

(頓)

護士 你是她誰？

阿史 我是他兒子。

護士 怎麼都沒有看過你？

(頓)

阿史 平常比較忙。

護士 再忙也要來啊！怎麼現在才來勒。

(頓)

護士 你記者嘛？

阿史 她跟妳說的？

護士 對啊。唉唷，我懂啦，賺錢要緊，但這真的很難，我們只能照顧她的生活起居，重要的還是家人啦，他們後，都很孤單啦。

(頓)

護士 我爸也是記者啊，很辛苦啦，白色恐怖的時候被抓進去關，出來就瘋掉了。你等我一下，阿美！邱老的褲子呢！？啊他怎麼光著屁股，邱爺爺不要再那裡晃！你再晃什麼東西！阿美！快幫她把褲子穿起來！(略停)你看，老人家跟小孩子一樣，什麼事都要人盯著。

阿史 那個—她那個時候，是在睡覺嗎？

護士 應該吧。是躺在床上，但是不知道有沒有睡著啦。

阿史 是嗎。

護士 唉唷，妳媽媽她跟其他的老人家不一樣，真的哦，她自己很能照顧自己捏，也喜歡陪其他人聊天啊什麼的，雖然有時候她會偷喝酒，我也沒想這麼多，小酌一下嘛，有什麼關係，就有時候而已啊，我自己也會偷偷來幾杯，哈哈。每天都累死了，偶爾也要放鬆一下啊。唉…… 我也沒想這麼多。

(頓)

護士 唉…… 是我沒注意到啦。

阿史 這一這不是妳的問題。

護士 怎麼會這樣。

阿史 很突然。

護士 ……是啊

(頓)

阿史 我來拿她的東西。

護士 哦，都在這裡，衣服，手勢，全都在這裡。

阿史 謝謝。

護士 不會啦。

阿史 那我先—走了，還有其他事要辦。

護士 你去你去，沒關係，有什麼要我幫忙，你再打電話過來。

阿史 好，謝謝妳。

護士 唉唷，不會啦。

(阿史離開時，他又走了回來)

阿史 請問，她住在哪一間？

護士 213，就是樓梯上去左轉第二間，要我帶你過去嗎？

阿史 沒關係，我自己去。

護士 門沒有鎖，你就直接進去就好了。

阿史 謝謝。

第九場

女子 史誠彬看著這個畫面，彷彿是他在這個世界上最遙遠的記憶。

男子 一塊 8 坪大的小草地，草地旁有一棵 4 米高的桃樹。

女子 這裡，將是她的歸土和眠床，她的明日與希望。

男子 史誠彬想起有人說過，人的瞳孔是可以儲存影像的。

女子 有位醫生在解剖一個少女的屍體，他透過顯微鏡看到，少女的瞳孔裡，映照著她父親變形的笑容。如過這是真的，那麼她最後看到的畫面是什麼？
史誠彬心裡想。

男子 一封新留言。

女子 鈴鈴鈴。

總編 **(廣東話)** 屌你啊仆街！成個報社係到等你張相！再唔覆我電話你睇住黎。你個仆街。

女子 一封新留言。

男子 鈴鈴鈴。

女子 6、2、6、9、2、還有一、百、零、二、年、十、二、月，電話費總共四、千、二、百、三、十、元、已經超過繳費期限，請您盡快繳納，近日內若仍未繳納，本公司將暫停本號之通訊服務，若有疑問請以手機 0800080123 或以市話撥 123 查詢，或予繳費，謝謝。

男子 一封新留言。

女子 鈴鈴鈴。

小馬 史哥，我知道你現在很忙，但是出事了，拜託你回個電話給我！拜託史哥！
拜託回電話！

女子 是哪個白癡在這種場合還不關機？一位女士表情是這麼說的。

男子 史誠彬尷尬地將手機關機，這是他當記者十六年來第一次—第一次將手機關機。

女子 整個世界安靜了下來了。

男子 史誠彬彎下腰從地上抓了一把土，往土坑裡灑落。
女子 他抓起那把土，往坑裡灑落的時候，他說——
阿史 我說：「媽，下輩子不要再喝酒囉。」

第十場

母親 他說什麼—什麼小男孩看到河裡的魚—小魚啊—在向上游啊—他就自己跑去買了一條魚—把牠—把牠丟到水溝裡看牠會不會向上游，白癡啊！我兒子是一個大白癡！今天有個客人一直在魯我啊，說要跟我結婚，白癡啊！我跟他說錢給我就好，其他的，免談。他說他車子都送給我開了，我太貪心。我就跟他說那你這樣不行—不行嘛，對不對？車子，車子我自己就有了啊，錢嘛—要看到真的東西啊。我又不是魚，我又不能向上游，對不對？他就罵我哦，罵我什麼賤人，我當然要生氣啊—我就—對啊，我說你—你你怎麼罵人啊，他說他付錢買我臺，想罵就罵，想打就打，我氣得—吼—這裡是什麼地方—這裡—噢！好黑好擠**(略停)**廁所，噢，我在廁所。

第十一場

男子、女子 1970年。
男子 下午三點四十三分四十四秒。
女子 史。
男子 誠。
女子 彬。
男子 他已經游了十三秒。
女子 水道黑黑的，沒有什麼光線。
男子 他拚了命的想甩掉其他選手，往前游。
女子 只要到了終點，就能開始。
男子 現在看不到終點。
女子 還看不到終點。

第十二場

阿史 史誠彬他現在，人在七堵往高雄的105自強號列車上，他去過美國、日本、布拉格這輩子卻從來沒有到過屏東，更不知道屏東有個地方叫歸來。對他而言，這是一個充滿諷刺的地名。他特地買了一張靠窗的座位，他想

在第一眼到達屏東的時候，把它記住。他從窗外看出去，天是藍的，卻呈現一種黯淡的光輝，就像傍晚那樣溫和。

車掌 車掌廣播、車掌廣播，本列車由於會車的關係，將會在新竹車站停靠十分鐘，造成各位旅客的不方便，麻煩見諒。**(台語)**車掌廣播、車掌廣播，本列車由於會車的關係，將會在新竹車站停靠十分鐘，造成各位旅客的不方便，麻煩見諒。

阿史 在車掌廣播的時候，史誠彬睡著了，這是他幾十年來第一次沒有服用安眠藥就睡得這麼安穩，他做了一個夢。我夢見自己看到了…… 妞妞！

女兒 巴巴，我要來告訴你，我懷孕了。

阿史 懷—懷孕了！？妳不是才八歲嗎？妳還只是一個女孩。

女兒 巴巴，我已經十歲囉。

阿史 妳媽呢？她知不知道這件事？

女兒 安啦，我會打掉。

阿史 打—打掉？那是一個生命，怎麼可以—而且這樣對妳身體很不好。

女兒 又不是第一次了。

阿史 什麼！？妞妞，爸爸告訴妳——

女兒 吼唷，不要叫這樣叫我，很俗。

阿史 我就是這麼叫妳的。

女兒 叫我 Isabel。

阿史 我的偏頭痛又要發作了。

女兒 巴巴，你要不要來根菸？

阿史 妳抽菸？

女兒 Marlboro 涼菸，很涼哦。

阿史 妳—十歲？

女兒 嘿啊。

阿史 我頭真痛。

女兒 巴巴，你之前說要帶我坐火車妳都騙我。

阿史 我要帶妳坐的時候，妳們就去澳洲了。

女兒 巴巴，我好想你哦。

阿史 喔，是喔。

女兒 巴巴。

阿史 怎麼樣？

女兒 看到爺爺幫我跟他說聲 HI。

阿史 收到。

女兒 巴巴。

阿史 又怎樣。

女兒 有空的時候來找我嘛，我好久沒看到你了哦。

阿史 收到。

女兒 不要騙我哦。
阿史 好啦。
女兒 不要忘記哦。
阿史 知道了啦。
女兒 不能忘記哦。
阿史 不會忘記。妞妞——
女兒 Isabel。
阿史 妞妞—記得。那個—就是—妳知道我要說什麼。要做好安全措施。
車掌 車掌走到這個男人的身邊，輕拍他的肩膀。
阿史 史誠彬醒過來。
車掌 先生，不好意思，驗個車票。

第十三場

男子、女子 1970 年。
男子 下午三點四十四分零秒。
女子 他還在游。
男子 黑色的水道盡頭，透出一點曙光。
女子 那就是終點！
男子 那就是終點嗎？
女子 他拚了命往前游。
男子 就在前面。
女子 快到了，就在前面不遠處
男子 只要到了終點，就可以開始。
女子 快啊！就在前面！

(頓)

女子 1970 年下午三點四十四分三秒。
男子 史。
女子 誠。
男子 彬。
女子 著床了。

第十四場

阿史 他到了，史誠彬終於到了，他沿著屏 41 鄉道往前走，揹著沉重的背包，走過一個又一個路口，四周盡是青翠的田畝，陽光灑落在稻麥上，呈現出一種奇異的光。他快抵達終點了，他想過幾千幾百次這樣的畫面，到達終點的時候，他該說些什麼，該有怎樣的反應，或是表情。最後，他停在了一間破舊的矮房子的門口，他大喊：「請問蔡德昌在嗎？」

男子 我打開門，看到一個矮矮胖胖的男人站在門口。他是來討債的嗎？

阿史 開門的老人身材消瘦，臉頰凹陷，身上有一股很濃的臭味。史誠彬想起那隻沒有尾巴的流浪狗。

男子 這個人的眼神像是在審判，讓我感覺某個部分被侵犯，我打從心底起起了肚爛。

阿史 請問蔡德昌在嗎？史誠彬問他。

男子 蔡德昌說：「偶就素，你隨？」

阿史 你問我我是誰？我他媽的跑來這裡，你居然問我是誰？這到底是爲了什麼？你他媽的欠了一屁股債—然後—你現在居然問我我是誰？你這個該死的王八蛋！史誠彬沒有把這些話說出口，只是在心裡想過了一遍。

男子 (台語)喂，啊你誰？

阿史 妞妞叫我跟你說聲 HI。

男子 蛤？妞妞？隨？

阿史 他沒有回答他，他甚至沒有說出他來到這裡的原因，就這樣匆匆離開了。

男子 這個男人很沒禮貌的就這樣離開了，留給下了一團謎。蔡德昌心想：「不知道哪裡來的怪人。」

第十五場

(父親仍然在跳著舞)

父親 兒子、兒子，那個人就是我？我看起來好…… 好不像我自己。

阿史 也跟我想像得完全不一樣。

父親 我會跳舞嗎？

阿史 這不是重點。

母親 看到他沒死我真難過。

父親 我感覺到一點憤怒。

母親 你又不是他。

父親 我不是他，我不是任何人，我的存在變得好…… 怪。

母親 滿意了沒有？

阿史 什麼？

母親 你根本不應該去找他。

阿史 反正我很快就會忘了，我會連我去找他都忘了，我甚至連我有一個父親這件事都會忘記。

父親 全—全忘了？

母親 是啊、是啊，我辛辛苦苦把你養大，你居然要忘記我。

阿史 我跟不上你們離開我的速度。

母親 你不要否認，你心裡—你心裡有那麼一丁點的快樂。

阿史 的確有。

父親 你們知道我怎麼想的嗎？也許我們應該跳一支舞。

母親 你也許不應該說話。

父親 我已經不確定什麼事情是真的，什麼事情是假的，也許根本就沒有真假。我現在開始覺得記者的工作還是好的，至少他為我們提供了一點點真實度，挺好的，我覺得我要消失了，我要慢慢消失了，該怎麼辦？能做什麼？我們現在待在他的腦裡，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是誰，一切回歸自然吧，我們能做的現在就只有跳舞。來吧，我最愛的兩位觀眾，我僅有的愛人和家人。我發現我還沒有好好的認識過妳。

母親 我叫史桂芳，酗酒。

父親 噢，很抱歉，我不知道該怎麼介紹我自己。

母親 你賭博嗎？

父親 我不碰那種東西。

母親 如果我老公有你一半迷人就好了。

阿史 你們是在我面前調情嗎？

父親 我現在就是你老公。

母親 現在？不會太晚？

父親 永遠不嫌晚。

阿史 我快吐了。

男子 音樂響起，父母親快樂地跳了一支舞。

阿史 史誠彬看著這個畫面，他希望永遠記住。

第十六場

(總編說話有廣東話的口音)

總編 屌你個仆街啊！你是在搞什麼鬼？

阿史 老闆，抱歉。

總編 抱歉抱歉，抱什麼歉。你個仆街，幾天都找不到你人，你死去哪裡了？你還想不想做？

阿史 我在處理一些事情。

總編 有什麼事情比你的工作重要？有多少人要看新聞？吃飯的時候、吵架的時候、蹲馬桶的時候、坐 MRT 的時候，有多少人需要你？你不能那麼自私嘛，是不是？大佬，說句話好不好？

阿史 又不是沒了我，新聞就沒了。

總編 說什麼說什麼？你說什麼？

阿史 是，抱歉。

總編 告訴我你還想不想繼續做。

阿史 我想休息一陣子。

總編 什麼意思？你這是什麼意思？

阿史 辭呈我寫好了。

總編 你把這東西收回去。

阿史 老闆我想了很久，我覺得——

總編 不要跟我講辭職，你現在不要給我搞這一套，我現在是水深火熱啊。小馬你知道嗎？他上禮拜給我搞出了一個麻煩，媽的他這個人就是一個麻煩！屌他個仆街。

阿史 小馬他—怎麼了？

總編 你不知道？噢—你在度假，我他媽的水深火熱你在度假。那個仆街寫一個假新聞啊，要作假他媽的就不要給人抓，他這個白癡，東西刊出去的第一天反應還不錯，我還想這個小子不錯，有吃這一行飯的天分，誰知道—誰知道過幾天就被人抓到，說他寫的這件事根本沒有發生過，人家要告我們誹謗，法院傳票今天寄來啦。屌他個仆街。

阿史 小馬他寫了什麼？

總編 寫了什麼？不就是你之前帶他在跑的那條線嗎？什麼部長幹高中生的。

阿史 老闆，這事情是真的啊。

總編 就算是真的又怎樣？

阿史 那小馬他人呢？

總編 被我踢走啦，能怎樣？這行那麼小，幹這種事情馬上就被傳開了，他沒機會了。

阿史 老闆這件事情我要負責，如果不是我帶他跑那條線——

總編 我現在不想聽這個，都是那個小王八蛋，跟你無關。**(略停)**阿史，我跟你說，你現在就先做下去，你突然這樣走，我找不到人替你的位置。

阿史 可是——

總編 先做下去。

阿史 老闆，我不做了，我要辭職，我想去做一些別的事情，你找不到人那是你的事，你要想辦法解決啊——

女子 手機聲響。

阿史 我又接起了電話，我又趕到了現場，這種習慣十幾年來戒不掉。

男子 2013 年 12 月 27 號。

女子 一顆隕石落在台北市的內湖區。
男子 一整片房子變成廢墟，像是一種極致的都市計畫。
阿史 先生先生，隕石掉下來的時候你在做什麼？
男子 痾
阿史 小姐小姐，看到隕石妳興奮嗎？妳興奮嗎？
女子 痾。
阿史 有個基督徒說隕石會讓人類變同性戀、專家說這是隕石會帶來病毒，情侶說看到流星要許願，政客跳出來告訴大家，這又是國民黨的錯。大家爭論不休，推過來幾過去，這絕對是一場暴動，忽然！有個人撿起隕石碎片丟過去，另一個人不甘示弱的也丟過來。有顆笨石頭砸到了我的頭。
女子 身體病了，靈魂也就敗了。
男子 他的記憶會像一片白色的牆，慢慢剝落。
女子 當他的記憶濃縮到一個點時，他將忘記過去，也不會有未來。
男子 而現在，他終於抵達了他的，百、年、孤、寂。

(父母親消失在場上)

第十七場

阿史 我現在是睡著還是醒著的？你們人呢？去哪了？我要開始失憶了嗎？好，我感覺到空白了，我還會記得什麼？那隻沒尾巴的狗、水溝裡的小娃娃、陳淑惠、妞妞、你們一會嗎？我會記得嗎？我記得我最喜歡寫的不是報導，而是訃聞，訃聞比報導更真，氣象局告訴你明天是好天氣，那麼絕對有可能會下雨，訃聞不同，他告訴你誰死了，他就絕對不會活過來。人家死了都會發訃聞通知一下，你們勒？走了不會說一下嗎？喂！

(頓)

阿史 我現在就一坐下來，通通忘掉，重新開始。

(頓)

阿史 我小時候跑到河邊去玩，看見河裡有許多小魚向上游。因為水太急，小魚幾次都被河水沖下來，但是小魚還是努力向上游，我看了，心裡想：「小魚都有這樣大的勇氣，我們做人，能不如小魚嗎？」所以我從小就做事快，不怕難，長大了才能為國家做更多事。
我相信啊，我相信我真的有看到那條小魚在往上游，我相信那條河不是一

條臭水溝，我相信我的記憶，我相信我們的歷史，我相信我的工作，我相信我讀過的書，我相信啊，我都相信。

(頓)

阿史 好啦，回來啦，喂，你們回來啦！

(頓)

阿史 ………你們回來啦。

(頓)

阿史 還好我有電話。要打給誰？嗯—呃—啊！有了。

(阿史撥了電話)

阿史 嘿，妳好，我只記得妳的電話號碼。

女子 6、2、6、9、2、還有一、百、零、二、年、十、二、月，電話費總共四、千、二、百、三、十、元、已經超過繳費期限，請您盡快繳納……

阿史 有沒有人跟妳說過，妳的聲音其實很可愛。

(他漸漸地，消失在黑暗裡)

第十八場

女子 一個中年男子，一生爲了一件事情奮鬥，回過頭來卻發現，自己不知道爲了什麼而奮鬥，這個時候他該怎麼辦？

男子 等死，或著找死。

女子 Good answer。

男子 這個答案太傷人。

女子 我現在要告訴你一件更傷人的事。

男子 好。

女子 你會訝異。

男子 我會克制。

女子 他所記得的母親，是曾經採訪過的婦女。

男子 什麼！？

女子 他所記得的父親，是隔壁的一個中年大叔。
男子 不會吧！？
女子 我們幾乎可以說，這個男人，他甚至不叫史誠彬。
男子 這些事情我怎麼不知道？他的記憶可是我在儲存的。
女子 記憶會騙人，更何況我們不是人，我們只是兩隻小海馬。
男子 他到底有沒有失憶？
女子 有。
男子 還有什麼事情是真的？
女子 他是一個記者，還有他的手機鈴聲。

(女子拿出一把槍對著男子)

男子 妳—妳—妳妳這是在幹嘛。
女子 這是我的工作。
男子 妳不要忘了我們是夥伴。
女子 Sorry，我目前想不到。

(槍響，燈光大暗)

劇終